

巧手剪出天“马”行空



民间剪纸是我国传统民俗生活里兼具实用性与普及性的活态艺术形式，它的发展始终与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连。中华马文化蕴含着丰富且深邃的精神内涵和多姿多彩的艺术形态，在十二生肖中，马是力量、速度与活力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曾经，马在农耕、狩猎、运输等多个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马为题材的民间剪纸创作，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迸发着时代的活力与光彩，勾勒出我国马文化的视觉谱系。

在民间，以马为表现主题的剪纸作品，有的承载了勇往直前、全力奔赴的精神意向，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期许；有的则是作为劳动生产的生动写照，并以此祈求前程似锦；还有的是将人生体验转化为意象表达，可谓述民生、悉人情、告天地、通灵气、降吉祥、具神翼。

▲南岸子上来马队啦 (剪纸) 库淑兰

祈福与寄托

意象与表达

唐代徐延寿在《人日剪彩》一诗中写下“闺妇持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帖燕留妆户，黏鸡待饷人。攀来问夫婿，何处不如真”。这首诗不仅生动还原了唐代民间女子剪纸的场景，也揭示出传统剪纸以剪代绘的写实追求，这种对“真”的审美自觉与同时期绘画艺术中的写实传统形成了巧妙呼应。而《武林梵志》中“吴越钱王于行吉之日……城外百户，不张悬锦缎，皆用彩纸剪人马来代”的记述，进一步印证了剪纸在仪式场景中的功能性价值。其中“剪人马”的题材选择，与古代绘画“人马图”的叙事传统共享着相同的文化母题，但因材料、受众等的差异，呈现出雅俗分流的艺术形态。由此可见，剪纸绝非孤立的民间技艺，而是与主流审美相互映照的文化载体，它不仅承载着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更折射出不同时代的集体文化记忆。

剪纸中马形象的精神意向，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深度勾连。《周易·说卦》中“乾为马”，将马喻为承载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视觉符号。在民间剪纸作品里，艺术家通过夸张的造型设计，将自由奔放、不受束缚的精神意识投射到马身上，马儿四蹄生风、昂首嘶鸣的造型，正是对传统精神的具象化表达。

试着陕西延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高金爱的剪纸作品《马》，身生双翼、平步青云的造型，延续了汉代“翼马”的超验想象，展现出突破生活困境的世俗愿望；来自内蒙古的剪纸作品《飞马》中，马儿柔韧灵活、步伐昂扬的姿态，是雄健生命力的生动表达；库淑兰的作品《南岸子上来马队啦》描绘了农村常见的马队景象，马匹的动态、人物的神态，结合艺术家标志性的“彩贴剪纸”技法，营造出饱满多彩的装饰风格，让人感受到热闹与欢快。库淑兰将日常生活场景转化为充满仪式感叙事，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赞颂，更是其“万物有灵、物我合一”艺术观的体现，以象征性的饱满色彩表达出精神启示的意向。这些剪纸创作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传递出人们的精神信仰与生存智慧。作品中那些生动的造型与丰富的色彩，是对生命能量的深刻诠释与艺术感悟的即兴表达，旨在给予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坚定信念。



◀飞马(剪纸) 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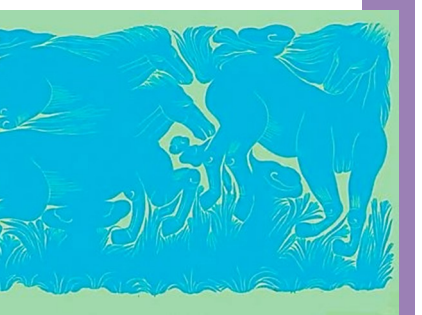
▼马上封侯(剪纸) 薛有兰

解构与创新

民间剪纸中的形象创造，始终遵循“取象于物，而不滞于物”的原则，甚至带着“得意忘形”的超验想象，这与我国“重意轻形”的传统美学理念极为统一。剪纸通过阴阳镂空、虚实挤压，凸显形象的结构细节，手段简单，却变化万千。

陕西延安剪纸艺术家高凤莲的作品《烈马》，以马身缀牡丹的符号组合表达祈盼富贵的美好愿望，马主体与装饰纹样融合的构图理念，传神的造型以及马四蹄伸张的动态设计，通过“形态突破”传递出自由奔放的精神内核。高凤莲还在作品中加入口吐火焰、马尾扇状展开等细节，将马的“烈”与“灵”具象化，这种以静寓动的表现手法，实则是对马儿奔跑过程的意象化重构。

在现代剪纸创新领域，艺术家们对马形象的探索，实现了传统符号的现代转译。赵希岗的《骏马》表现了正在草原上奔驰的马群。马的躯干以大块面呈现，鬃毛、马尾等细节则以细腻流畅的线条勾勒，精准捕捉了群马奔腾时的动感与力量。这一独特的表现方式，既延续了民间剪纸简洁明快的传统语言，又融入了西方现代艺术随性洒脱的审美风格。作品



▲骏马(剪纸) 赵希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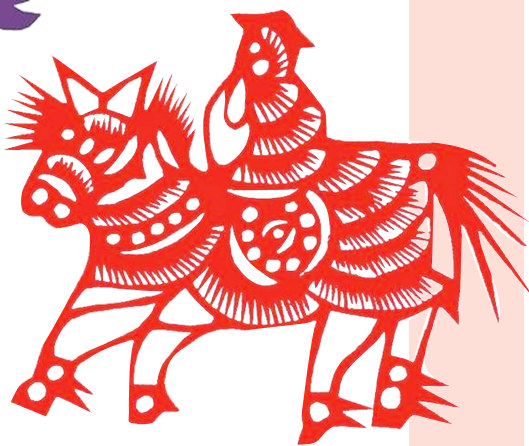
▲门神·秦琼(剪纸) 曹佃祥



马(剪纸) 高金爱

马奔腾，一路向前直至白头偕老。这些礼仪借助剪纸符号的力量，为未来生活纳福祈福。

在极具代表性的“马上封侯”题材中，马与猴的生动形象相映成趣。马暗示“马上”“立刻”，猴谐音“侯”，寓意对仕途光明的渴望，简单地表达了对美好前景的向往，马的形象正是这一民间祈福符号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于从容温厚中传递出沉稳自由的张力，通过几何化的语言，实现了传统精神的现代创新表达。

剪纸作为“有温度的手作”，其传承核心在于文化基因的延续与创新。民间剪纸中的马形象是中国文化精神追求的视觉载体，以雅俗共赏的特质，将马文化转化为人们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艺术，其精神性与艺术性的融合，不仅丰富了我国马文化的视觉谱系，更成为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媒介。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马形象剪纸的创新与发展，既是对手艺人天马行空想象力的延续，也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当代诠释，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据《光明日报》)

刻有细密纹饰的贾湖骨笛、造型独特的“司母辛”四足铜觥、有“角王”之誉的西周父乙角、栩栩如生的唐三彩俑……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国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特展现场，一件件珍贵文物诉说着中原地区源远流长的文明脉络。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中，“中”不仅表示地理位置，更是文化观念、政治理想与文明秩序的凝结。本次展览由清华大学与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精选文物约400件(组)，系统呈现古代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思想哲学、艺术创造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早在8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便绽放异彩。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代表性遗存，这里出土了数十支由鹤类尺骨制成的骨笛，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其中七孔骨笛具有完备的七声音阶结构，能吹奏现代乐曲。展柜里的这件骨笛造型匀称，音孔定位准确，筒身刻有复杂规整的几何纹饰，体现了先民对规律、秩序和审美的追求。

►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



感受“中国之中”文脉流长

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是新石器时代分布广泛的一种彩陶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三门峡仰韶村。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器，器形规整大方，器表以黑彩绘典型的庙底沟风格勾连纹，纹饰以圆点、弧线及弧边三角等元素连续组合而成，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勾连纹作为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代表性纹样，由早期写实的鸟纹逐步简化、抽象演变而来。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钵，造型浑圆稳重，器表施乳白色陶衣，并以黑彩绘连续而工整的网格纹。据介绍，此类纹饰可能源于对渔网、编织物等日常用品的视觉提炼，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形态，亦可承载先民对秩序与结构的原始认知。

位于伊洛河畔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学界确认的中国最早王朝都城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室建筑群和宫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展览中可以看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玉牙璋等珍品，彰显了早期国家的礼制体系与二里头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商周时期，中原青铜文明辉煌璀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四足铜觥，为商代晚期极具艺术想象力的青铜礼器。其造型为站立的四足兽，兽首类牛，顶生卷角，“巨”字目威严肃穆；前足为奇蹄，饰夔纹；后足呈鸟爪状，饰角质鳞片，形成“前兽后鸟”的混合形态。尤为巧妙的是，其器盖与器身扣合处正位于兽口部位，闭合时宛若兽唇微合，面带神秘笑意。全器纹饰繁缛华丽，器身与盖内均铸有“司母辛”铭文，“辛”是商王武丁配偶、女将妇好的庙号，此器当为祭祀她而铸。

来自信阳博物馆的西周父乙角，盖作屋脊状，顶立桥形钮，口部呈独特的橄榄形，束颈之下，器壁竖立微鼓，形成饱满的卵形底，由3只三棱锥状足稳稳支撑，一侧足上方有半环形兽首盘。盖部有钩状扉棱4条，沿两侧口沿至腹部有扉棱2条。整体用“三层花”装饰手法，以云雷纹为地纹，兽面纹为主纹，并有龙纹、蕉叶纹等装饰纹。器盖、器身对铭12字“晨曷贮用乍父乙宝尊彝册”。父乙角通体乌黑光亮，几无锈迹，这在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少见。角是一种酒器，传世和

出土数量较少。考古所见角通常较小，父乙角通高约28厘米，远超常见角类，被誉为“角中之王”。

一组汉代陶俑生动活泼，引人驻足。有的仰头大笑，有的翩翩起舞，有的跪坐奏乐，再现了2000年前欢快的宴饮百戏场景。

来自焦作市博物馆的汉代五层连阁式彩陶仓楼静立于展柜中，宛如一座微缩的汉代庄园。此器由院落、主楼、附楼与阁道四部分组成而成，构件多达26件，可拆卸组装，设计精巧。主楼为五层结构，附楼为四层覆斗状造型，二者通过长方形阁道相连。主楼各层设挑梁、斗拱，墙面彩绘红色三角纹和菱形纹饰，顶部有陶朱雀。附楼逐层收分，部分饰线刻纹。楼前院落设大门，门扉装兽衔环，院外伏一陶犬，静守门户。

丝绸之路的畅通，让异域文化流入中原，与本土文化交融碰撞，孕育出大批艺术瑰宝。安阳范粹墓出土的北齐黄釉双系扁壶，造型仿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壶，壶腹两面模印胡人乐舞场景，是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往来密切的生动缩影。

安阳魏夫妻合葬墓出土的隋代石屏凤，正面阴线刻画“晋献公太子之至灵合”的典故，上方的长篇题记与画面相合，展现儒家忠孝节义思想。背面为一幅充满异域风情的“树下牧牛图”，健硕的黄牛正被一名短发、高鼻、戴大耳环的胡人牧童用力拉扯。一石两面，一汉一胡，一礼一俗，反映了隋代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共生的景象。

洛阳龙门安菩墓出土的唐三彩骑马俑，马体态雄健，骑手端坐鞍上，身着窄袖翻领胡袍，双手作执缰驭驭之姿，气度从容。安菩为来自中亚的胡人后裔，其墓中出土多件胡人、骆驼与骑马俑，是盛唐时期丝路畅通、文化昌明的实证。

典雅莹润的宋代天青釉莲花形瓷熏炉，浑浑庄重的元代钧窑出戟尊、精雕细琢的明代云凤纹玉佩……这些精美文物呈现了宋韵美学的魅力及其对后世艺术与审美理念的深远影响。

展览最后一个单元展示了河南地区汉魏至唐宋时期的石刻艺术与碑铭，让观众通过镌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与图像，与古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江苏省海安市中医院中药博物馆，南屏小学学生在老药工指导下体验制作中药水泛丸。近日，江苏省海安市南屏小学学生走进市中医医院中药博物馆，在中药师带领下辨识中药材、观看中药丸制作展示，体验中医药文化。新华社发

人文社推出新书 挖掘苏轼与“小人物”的交往

梳理苏东坡的后半生、挖掘其与“小人物”的交往，《苏轼：苏东坡的后半生》一书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苏轼历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写起，通过诗歌、文章、书法、绘画以及文献作品，多维度展现苏轼在动荡经历中所建构的精神世界，展现其人文精神与生活趣味。

在近日举办的新书发布暨签售会上，与

会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该书摒弃完整书写苏轼一生的常规写法，而是选取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的三段贬谪岁月书写。正是这段困顿的时光，激发了苏轼的精神斗志与文化创造力。苏轼的旷达与韧性，是超越时代、超越算法的性情底色，吸引千年后的人们依旧愿意从他身上寻找一种精神脊梁。(据新华社)